

张抗抗随笔
● 你对命运说：不！



知识出版社·上海

张抗抗随笔◎你对命运说：不！

(沪)新登字 402 号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

你对命运说：不！

——张抗抗随笔

张抗抗 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邮政编码 2003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4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5 字数 176,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ISBN 7-5015-5566-4/I·52

定价：10.00 元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

编 委 会

主编：柯 灵

编委：施伟达 肖关鸿

王国伟 晓 枫

序 言

柯 灵

随笔是文学丛林的一枝，参差横斜，郁郁苍苍。寻根溯本，纵贯汉魏六朝，横涉东洋西海，曼衍变化，经历“五四”这一场春风化雨，亭亭秀发，经冬不凋。

随笔与散文、杂文为兄弟行，胸襟放达，神形潇洒。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人生世相，固然在在萦怀；名山大川，远村近郭，清风明月，花鸟虫鱼，不但怡情悦性，兼可格物致知；遐思玄想，心会神游，宇宙洪荒，低徊求索，精神世界更是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宽不见边，深不见底；也不忌议古今，论是非，说文化，侃科学，谈笑风生。信笔所至，不拘形迹，如悠悠浮云，款款流水，陶然忘机。

文苑之有随笔，恰如人世之有闲话。“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是章回小说的套语，不足为训。闲话不闲，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舌之于味，鼻之于香，不可或缺。

正言说论，多是刻意而为，志在布道，时或矫饰；谈天说地，率意随心，却大抵发乎自然，类于天籁，如梁间燕语，阶下虫鸣，湛然天真。闲话可以抒发性灵，交流心得，活跃思路，调节神经，是理想的精神度假村。田野冬闲，农民五七成群，在场角檐前，笼袖曝日，家长里短，七嘴八舌。夏日黄昏，杂坐河滨桥堍，乘凉闲话，东山西海，言不及义。旅舍夜静，灯火青荧，互不相识的旅客萍水相逢，无拘无束，各道见闻。城市里的街谈巷语，谈谐杂出，放言无忌。这都是正常年景，承平气象，不可等闲视之。一旦茶馆酒楼，出现“莫谈国事”的红纸招贴；墙头壁角，满处标语口号；路人谈话，压低调门，左右瞻顾，小心翼翼，注意旁人神色，活像旧时贫家的养媳妇，这就大事不好，准是社会机体发烧感冒，出了点什么毛病。日本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中有个话题，特别强调闲话的重要：“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之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的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

西方绅士有沙龙，中国文人有雅集，都很讲究谈话艺术。晋人好清谈，一部《世说新语》，就记录了多少锦心绣口，隽思妙谛，“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世有所谓“清谈误国”的说法，王羲之就反驳过谢安：“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施耐庵在《水浒传》序文里说到：“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友人常来常往，树荫下，几席间，清茶淡酒，倾谈为乐。只

在风雨阻客之日，灯施人散之时，才写他的小说。因为经营于心，酝酿既久，对写作又抱着“成之无名，不成无损”的态度，心闲着笔，舒卷自如，而终于完成了传世的杰作。有人怀疑这篇序文是托名拟作，不管真假，说得如此自在动听，谈何容易！苏东坡被贬黄州，因为获罪，不再舞文弄墨，自持甚严。但官俸乍绝，生活大难，只好实行计划经济：每到月底，凑集四千五百大钱，分成三十串，在屋梁上高高挂起。每天拿画叉挑一串，就把画叉藏好，痛自节约，节余存在竹筒里，备用款客。黄州肉贱，馋嘴的诗人还有肉吃，东坡肉就是彼时彼地发明的，传说东坡还有一首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日常的消遣是和人闲聊，还喜欢听鬼故事，别人谈不出，就请“姑妄言之”。蒲松龄落拓乡居，常在村边路畔设一茶案，路人经过，就请他小憩解渴，谈狐说鬼，《聊斋志异》的素材多由此生发。王渔洋题《聊斋》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引用的就是苏、蒲故实。据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这一点上，孔老夫子似不免拘泥。狐鬼神怪非不可谈，只看你如何谈法。

随笔一体，天机活泼，文质浑成，古今中外，名作如林。中国的笔记、琐谈之类，历朝历代，绵延不绝。柏拉图的哲学著作，用的是亲切自由的对话体，达·芬奇有笔记流传，蒙田、培根、歌德、尼采等等，都有随笔集，谈

4·当代中国作家随笔

话录行世。“五四”诸家，鲁迅、周作人、梁遇春、丰子恺等人的散文杂文中，不少可以归入随笔一类。三十年代前期，更如春潮澎湃，盛极一时，后来才在战火硝烟中趋于消沉。随着改革开放，近年竟有了复苏气象，野火春风，方兴未艾，可算是一个好消息。

董桥散文集《这一代的事》，序文短俏，连标点符号，不满一百五十字，其中还夹着个洋人姓名的蟹行文字，要言不烦，阐明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我掠美借用，并续貂画蛇，为随笔追加两句：喧闹如山野之闲花，明净如寒潭之秋水。

上海知识出版社策划印行《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聊陈管见，藉充缘起。

1993.9.7

作者自白

1950年7月，我出生在杭州。属虎，又逢夏，生就不易。

我父母并不是杭州人。外婆家就在离杭州不远的杭嘉湖平原，但我的籍贯却必须填广东新会，奶奶说一种当时挺古怪而现今挺时髦的广东话，使我自己总有一种来历不明的疑问。

所以我既不是杭州人又不是广东人，我索性漂泊，索性流浪，就在19岁那年去了北大荒。这一去又加上22年也没走了，直到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哈尔滨，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不过其实我仍然不能算是一个黑龙江人，因为我在1983年嫁给了一个北京人，后来这些年一直住在北京。

于是我一写小传一类的东西就眼晕。我觉得自己的背景材料挺复杂，地域跨度太大，且无归属，未免有点什么都不是之感。曾有人说没根儿的作家根本不能

叫作家，我便在无根之列。无根得惶惶，只好安慰自己，没准可独创一个兼容南柔北刚的文化混合型。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抗战后期追求革命。生我时正抗美援朝，就为我起名抗美。不久后发现抗美遍地，遂及时改为抗抗。抗抗其名有较大容量，邪恶虚伪丑陋谄媚等等一律以抗之。由此名字而注定，这个女人同抗争抗击反抗抵抗有不解之缘，因而一生不得安宁。70年代末期侥幸出名，朋友说，其实不过是你的名字特别又好记罢。我默然。

还在小的时候，受父母的影响，觉得文学神圣。作文一写挺长，老师常作范文读，发表了几篇习作，很有些骄傲。读到初中刚毕业，就文革。家庭出身不好，要靠自己，决定远远地走。一脑瓜的童话和梦想，却很快破灭，伴随我的只有寂寞和书本。成名后总有年轻的朋友问，你那时是否就想当作家？我说，不，那时以为永远也不再有作家了。只是想写，要写，为了不虚度。用现在的语言，是为证明自己的价值。

就在农场集体宿舍的炕沿上，在自己的膝盖上开始。用星期天、农忙假和工余的点点滴滴，写可以称为稿子的一种东西，但更多的是记笔记。1972年居然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灯”的小小说，也叫处女作。后来又有几篇散文。到了1974年，便很雄心勃勃地尝试长篇小说，三易其稿，1975年出版长篇《分界线》，那是描写知识青年生活的，虽是少年时代的幼稚习作，却是文学生涯无法抹去的第一步。这充满艰辛的蹒跚

学步期，得益于我父母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热忱扶持指点。

我终于坐在黑龙江艺术学校的课堂里学习，已是1977年夏。那是中国重新唤起活力激情想象和希望的初始。面对文学回归真实冲破禁区 and 人们挣脱精神桎梏、解放思想的强烈要求，我多年来的苦恼和思索豁然开朗。1979年我毕业前夕，在《收获》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倾诉了自己被压抑的感情和愿望。这是我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后多年，《收获》杂志一直给予着我悉心的支持和帮助。

1979年夏我调入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为此我放弃了回杭州的机会。1980年，我发表了短篇《夏》《白罂粟》，中篇《淡淡的晨雾》，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北极光》《塔》等中篇小说。试图表现同代人的精神活动，关注并探讨人道主义的理想、个性解放与现实社会的矛盾。这是我创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作品与人心共鸣，因而两次获全国奖。

1980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拜见了文坛泰斗，认识了那些后来在文坛上才华横溢纵横驰骋的同学。方知天高地厚天外有天。同年，被接受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以后几年略有沉寂，自知须扫浮躁之气，屏除轰动效应而专注提高。对人性深层意识及人的心理世界颇有兴趣。1986年在《收获》发表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同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再版三回并全文译成

4·当代中国作家随笔

英文。自己认为该作才开始走近了文学。

继而还写过几部中篇：《因陀罗的网》《永不忏悔》《第四世界》《七彩圆盘》《沙暴》以及一些短篇。短篇《白罂粟》曾获上海文学奖，《流行病》获小说月报奖。小说之余偶尔也作些散文和儿童文学，已出版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野味》及各种中、短篇小说集10余种。共计300余万字。其中一些被译成英、德、法、俄、日文在国外介绍。

写作之余，理家、读书。好旅游、艺术欣赏、交友。别一无所长。

1988年被英国剑桥大学收入《世界名人录》，当选黑龙江作协副主席，1990年评为一级作家。

走过的路不能重新再走，已经彻悟的灵魂不会再被玷污。写作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需要而不是生活本身。那么，先做一个真实的人罢。

目 录

序言·····	柯 灵
作者自白·····	1
故乡在远方·····	1
我的节日·····	5
同情的误区·····	16
丢失的经历·····	26
红领巾、蓝领巾的故事·····	31
夜航船·····	38
杨花、柳絮·····	45
楼梯·书签·运载火箭·····	51
电脑与人脑·····	59
有意无艺·····	66

亚布力烟什么滋味·····	71
要什么和干什么·····	74
不看小说·····	78
人我两化·····	82
大写的“人”字·····	86
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	93
牡丹的拒绝·····	104
仰不愧于天·····	109
猴岛记趣·····	115
火山沉默·····	120
最美的是北大荒·····	132
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137
“北佬”看杭州·····	148
窗前的树·····	162
营造小窝·····	166
寻回自然·····	174
嚼槟榔·····	181
“养不家”·····	185
闲话稀粥·····	190
稀粥南北味·····	196
选择的疑问·····	204
“家文化”之蝉蜕·····	208

防“左”与“防毒卡”	212
关于电话文明	215
说“旁”	220

女人“会”不“会”穿衣服

——女性话题之一	224
----------------	-----

如今谁甩谁

——女性话题之二	228
----------------	-----

出售与投资

——女性话题之三	232
----------------	-----

请不要问我们的年龄	236
-----------------	-----

家教的“悖论”	240
---------------	-----

家里的平等	244
-------------	-----

你对命运说：“不！”	247
------------------	-----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260
----------------	-----

傻歧、怪歧	267
-------------	-----

来自旋风、宇宙和时代	272
------------------	-----

老费的小屋	279
-------------	-----

丛洲的天和地	287
--------------	-----

欲哭无泪	291
------------	-----

为谁风露立中宵

——宗璞小记	302
--------------	-----

故乡在远方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几十年来，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我走过田野、穿过城市，我到过许许多多地方。

我从哪里来？哪儿是我的故园我的家乡？

我不知道。

19岁那年我离开了杭州城。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西子湖畔是我的出生地。离杭州100里水路的江南小镇洛舍是我的外婆家。

然而，我只是杭州的一个过客，我的祖籍在广东新会。我长到30岁时，才同我的父母一起回过广东老家。老家有翡翠般的小河、密密的甘蔗林和神秘幽静的榕树岛，夕阳西下时，我看见大翅长脖的白鹤灰鹤急急盘旋回巢，巨大的榕树林上空遮天蔽日，鸟声盈盈，那就是闻名于世的小鸟天堂。新会县世为葵乡，小河碧绿的水波上，一串串细长的小船满载清香弥漫的葵叶，沉甸

甸贴水而行，悠悠远去……

但老家于我，却已无故园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并不真正认识一个人。我甚至说出一句完整地道的家乡方言。我和我早年离家的父亲，犹如被放逐的弃儿，在陌生的乡音里，茫然寻找辨别着这块土地残留给自己的根性。

梦中常常出现的是江南的荷池莲塘，春天嫩绿的桑树地里透紫酸甜的桑椹儿，秋天金黄璀灿的柚子，冬天过年时挂满厅堂的酱肉粽子、鱼干，还有一锅喷香喷香的煮芋艿……

暑假寒假，坐小火轮去洛舍镇外婆家。镇东头有一座大石桥，夏天时许多光屁股的孩子，从桥墩上往河里跳水，那河连着烟波浩淼的洛舍洋，我曾经在桥下淘米，竹编的淘箩湿淋淋从水里拎起，珍珠般的白米上扑扑蹦蹦跳着一条小鱼儿……

而外婆早已过世了。外婆走时就带走了故乡。其实外婆外公也不是地道的浙江人民。听说外婆的祖上是江苏丹阳人，不知何年移来德清洛舍。又听说洛舍是因早年此地曾有一支移民来自洛阳，洛阳人之舍，谓之洛舍。由此看来，外婆外公的祖籍也难以考证，我魂牵梦系的江南小镇，又何为我的故乡？

所以对于我从小出生长大的杭州城，便有了一种隐隐的隔膜和猜疑。自然，我喜欢西湖的柔和淡泊，喜欢植物园的绿草地和春天时香得醉人的含笑花、喜欢冬天时满山的翠竹和苍郁的香樟树……但它们只是我摇